

中国石油外交的历程、挑战及对策 (1993–2024)

陈家磊 (皖西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安徽 六安 237000)

摘要: 1993年我国首次成为石油净进口国, 由此开启了我国石油外交的新征程。经过多年努力, 我国石油外交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就, 但同时也面临着供应安全、运输安全、地缘政治以及话语权不足等方面挑战。为应对这些风险挑战, 我们需要进一步稳定石油进口来源, 积极参与能源规则制定, 推进石油人民币国际化, 加强国内能源保障能力。通过多重举措, 确保我国能源安全, 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关键词: 石油外交; 能源安全; 资源外交; 能源合作

中图分类号: D822; F4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167 (2026) 007-0001-03

The course, challeng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PetroChina's diplomacy (1993-2024)

Chen Jialei (School of Marxism, Western Anhui University, Liu' an Anhui 237000, China)

Abstract: In 1993, China became a net oil importer for the first time, thus starting a new journey of China's oil diplomacy. After years of efforts, China's oil diplomacy has made many achievements, but it also faces challenges in terms of supply security, transportation security, geopolitics and insufficient speech. In order to meet these risks and challenges, we need to further stabilize the sources of oil imports,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formulation of energy rules, promot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oil and RMB, and strengthen the domestic energy security capacity. Through multiple measures, we will ensure China's energy security and provide solid support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Keywords: oil diplomacy; energy security; resource diplomacy; energy cooperation

能源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有着重要意义。为了满足国内对石油增长的巨大需求, 我国积极与俄罗斯、中东、非洲等主要产油国和地区建立合作关系, 努力拓宽石油进口渠道。但是,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 我国石油外交面临着诸多挑战。基于这样的背景, 有必要系统总结 1993–2024 年我国石油外交的发展历程, 分析现存挑战并提出相应对策, 这对今后我国石油外交工作具有指导意义。

1 中国石油外交的历程

1.1 起步探索阶段 (1993–2001)

1993年我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 我国开始认识到开拓海外石油资源的重要性。但是, 国际石油市场长期以来被西方石油巨头把控, 早已形成稳固的利益格局, 中国企业想要在海外拓展石油业务, 空间较为狭小。在这样的背景下, 我国石油企业积极“走出去”, 努力解决国内石油供应不足的难题。

在这一阶段, 我国为了实现石油进口多元化, 开始布局了面向中东、非洲、中亚、南美等主要产油地区的石油外交。^[1]1993年, 中石油通过国际竞标获得秘鲁塔拉拉油田第七区块开发权, 就此拉开了中国进军海外石油市场的大幕。1995年, 中石油与苏丹共同签署了“6区块”石油勘探开发项目。1997年,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共同签署了《关于在石油天然气领域开展合作的协议》。1999年11月, 领导人出访沙特, 双方就沙特扩大对华输出石油达成协议。2000年6月,

伊朗总统哈塔米访华, 两国决定建立面向 21 世纪长期稳定、内容广泛的中伊友好合作关系。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 我国石油进口量不断增加。到了 2000 年, 我国石油进口大约 7000 多万 t, 其中阿曼、安哥拉、伊朗、沙特、印尼位居前五。^[2]

1.2 快速发展阶段 (2001–2012)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 WTO, 随后中国经济飞速发展, 石油需求激增。2003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 石油对外依存度从 2000 年的 30% 上升至 2011 年的 56%。^[3]为了应对快速攀升的石油需求, 我国通过多重手段, 构建覆盖全球的能源供应网络。

在国际合作方面, 中国石油企业积极投身海外石油开发。2002年, 中海油收购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三块石油天然气田。同年, 中石化与德国普鲁士格公司签订也门 S2 区块勘探开发权益转让协议。^[4]2009年, 中石化 72.4 亿美元收购 Addax 石油公司, 获得西非、伊拉克资产。2012年, 中海油以 151 亿美元收购加拿大尼克森公司。这一阶段, 中国石油公司在海外的业务不断扩张, 合作项目数量与规模显著增长。在战略通道建设方面, 中哈原油管道一期工程和二期工程分别于 2006 年和 2009 年全线贯通, 中俄原油管道于 2011 年投产, 中缅油气管道于 2010 年开工并于 2013 年建成投入使用, 中石油于 2009 年通过收购新加坡石油公司强化东南亚航运节点控制。至 2012 年前后, 我国的石油进口逐步形成了西北、东北、西南以及海

上通道的四大战略通道格局。

1.3 深化拓展阶段（2012-2024）

2012年以来，全球能源格局深刻调整，绿色低碳成为大势所趋。2013年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为石油外交注入了新活力。2016年1月，领导人访问沙特、埃及和伊朗，首次提出“能源合作共同体”概念。2017年4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2016—2030）》，明确指出要“构筑连接我国与世界的能源合作网，打造国际能源合作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2017年5月，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发布了《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能源合作愿景与行动》，明确了中国追求的目标是“旨在共同打造开放包容、普惠共享的能源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在“一带一路”能源合作实践方面，不断深化与资源国的能源合作，其中中巴经济走廊可以连接中东产油区，直接服务于我国能源安全。

在石油贸易过程中，我国不断推广人民币结算。2016年，我国与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安哥拉、尼日利亚等国开始使用人民币进行交易。2018年3月，上海原油期货正式上市。其中，2024年日均交易量达15.94万手，日均持仓量约为5.21万手。^[5]

此外，我国还积极参加二十国集团、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上合组织、“一带一路”能源部长会议、国际能源变革论坛、中国-东盟、中国-东盟、中国-非盟等国际机制下的多边能源合作。至2024年，我国与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广泛深入的能源合作关系。

2 中国石油外交面临的主要挑战

2.1 石油供应来源高度集中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制作业国家，我国石油进口量长期居高不下。自2019年以来，我国每年进口原油都在5亿t以上，其中2024年为5.53亿t，进口金额为2万多亿元，对外依存度高达72.41%，远超国际公认的50%安全阈值。^[6]

我国石油需求，不光面临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的问题，而且还面临地缘供应高度集中的问题。以2024年的统计数据为例，海湾国家是我国原油进口最多的地区，具体包括沙特、伊拉克、阿曼、科威特、卡塔尔、巴林，我国从这七个国家进口原油2.45亿t，占比44.26%。^[6]

然而，中东地区局势动荡，中东进口石油的稳定性面临着严峻考验。俄罗斯也是我国重要的石油供应国，2024年从俄罗斯进口原油为1.08亿t，占进口总量的19.6%，^[6]但过度依赖单一来源容易受美西方次

级制裁波及。

2.2 运输通道安全风险较高

我国原油进口来自中东的比例较大，而中东原油80%需要经过马六甲海峡。表面上看，马六甲海峡为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三国共同管辖，但实际上美国不断通过各种方式强化其军事存在，一旦有战事发生，后果将非常危险。为了应对马六甲困局，我国也在努力寻找替代通道。首先是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可以将非洲、中东运来的油气资源，通过该港口后穿越巴基斯坦，进入我国西部。其次是缅甸的皎漂港，从该港口直连昆明的输油管道，可以大大节约运输成本。最后已经建成的中老铁路和正在建设的中泰铁路，这两条铁路可以分流部分海运货物。但是无论是瓜达尔港还是皎漂港，都面临着地区安全性和稳定性的考验。另外在铁路运输方面，需要多次装卸货物，会增加时间成本，因此很难完全替代海运。

2.3 地缘政治博弈加剧风险

地缘政治风险是我国石油外交面临的重要挑战。美元成为石油贸易结算主要货币后，美国将金融工具作为地缘政治博弈的武器，频繁对产油国进行制裁。某些产油国在受到美国制裁后，直接导致我国与产油国合作的项目延期。

另外，产油国内部动荡，也增加了我国项目合作的风险与不确定性。以委内瑞拉为例，近年来受国际油价波动、国内经济结构单一等因素影响，经济形势持续恶化，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社会矛盾不断激化。2024年委内瑞拉新一届政府上台后，单方面修改与中国企业的石油分成比例，大幅提高本国权益份额。这一政策变动使得原有协议失效，给中国石油企业在该地区的稳定合作带来了极大挑战。

2.4 金融与规则话语权不足

近年来，我国积极推动石油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在国际金融市场中的地位逐渐提升，但是总体来看，在国际石油市场的定价和交易中人民币结算占比仍然较低。上海原油期货市场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还未能对美元地位产生实质性影响，国际石油交易结算仍以美元为主导地位。

在全球能源治理话语权方面，我国也面临着规则制定与决策参与的被动局面。例如，“OPEC+”在决策过程中往往以成员国的利益为核心，很少考虑我国石油需求。2024年，沙特为推动油价上涨，主导“OPEC+”成员国集体减产，削减石油产量。面对“OPEC+”的减产，我国缺乏有效的参与渠道，无法对其决策过程施加影响，只能被动承受油价上涨的压力。另外在国际能源署（IEA）等传统能源治理机构中，

我国话语权同样有限。

3 应对策略

3.1 稳定石油进口来源, 升级多元化石油供应网络

为保障我国石油供应稳定, 需进一步巩固与中东、俄罗斯等传统石油供应国的合作关系, 同时加大对中亚、非洲、拉美地区的能源合作力度。在中亚, 加快推进中哈原油管道扩建、中亚天然气管道 D 线建设等项目, 确保中亚地区的石油能够稳定输入我国。在非洲, 积极参与尼日利亚、安哥拉等国的石油开发项目, 增加非洲的石油进口份额。在拉美, 深化与委内瑞拉、巴西等国的能源合作, 加强沟通与协商, 稳定石油贸易合作。

为了应对潜在的地缘政治风险, 我国需不断升级多元化石油供应网络。一方面, 依托中巴经济走廊, 扩建瓜达尔港炼化储运一体化基地, 配套建设跨境输油管道, 形成“中东-巴基斯坦-新疆”陆海替代通道, 以减少对马六甲海峡的依赖。另一方面, 深化区域合作, 与海湾国家共建海外原油储备基地, 以应对红海航道突发中断的风险。

3.2 提升全球能源治理话语权, 积极参与规则制定

为了提升我国能源治理话语权, 需加强与“OPEC+”国家之间的对话, 通过加强与“OPEC+”国家的合作方式, 增强“OPEC+”国家对中国需求的重视。例如, 在“OPEC+”讨论减产协议时, 我国可以结合自身市场需求与经济发展情况, 提出科学合理的减产幅度建议, 并承诺在能源技术研发、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与“OPEC+”国家开展合作, 帮助他们实现自身发展, 从而影响“OPEC+”的决策, 维护我国的能源进口利益。

3.3 推进石油人民币国际化, 打破美元结算垄断地位

为了推进石油人民币国际化, 需进一步发挥上海原油期货市场的的作用, 进一步完善交易规则与风险管理机制, 提升市场的透明度与规范性。鼓励国内大型石油企业、金融机构深度参与上海原油期货交易, 带动更多国内外企业参与, 不断扩大人民币在期货交易中的结算规模。

要想打破美元结算的垄断地位, 还需加强与 OPEC+ 国家的货币合作。利用中国作为“OPEC+”成员国主要石油进口国的地位, 通过双边或多边谈判, 逐步提高人民币在石油贸易结算中的占比。进一步完善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体系, 加强与全球主要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 为人民币在能源贸易等领域的结算提供有力支撑, 促进人民币在国际能源市场的广泛应用。

3.4 加强国内能源保障能力, 提升石油外交底气

为了提升我国石油外交底气, 还需加强国内能源

保障能力。一方面, 鼓励国内企业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力度, 尤其是加强在深层、深水、非常规油气领域的勘探开发投入。通过技术创新, 加大对页岩气、可燃冰等非常规能源的开采技术研发, 实现规模化开采, 降低对进口石油的依赖程度。

另一方面, 我国需进一步扩大石油战略储备规模。按照国际能源署建议的 90 天净进口量标准, 我国需将石油储备量提升至 1.8 亿 t 左右。为此, 我国需建立政府、企业、民间三级石油战略储备体系, 扩建舟山、黄岛、大连等沿海储备基地, 在武汉、重庆等枢纽城市建设地下储备基地。构建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现代化石油战略储备体系, 可以有效保障我国能源安全, 对提升石油外交底气有着积极意义。

4 结语

从 1993 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开始, 我国石油外交历经三十余载, 逐步构建起了多元化的石油供应体系。当前全球能源格局深刻变革, 能源转型与地缘政治相互交织, 给我国石油外交带来了诸多挑战。展望未来, 我国需通过外交、金融等手段构建现代能源安全体系, 保障我国石油供应安全, 不断推动国际能源秩序向着更公平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 [1] 张锐. 中国能源外交历史与新时代特征 [J]. 和平与发展, 2020(1):113-128+134.
- [2] 张抗. 2000 年以来中国原油进口来源构成分析 [J]. 当代石油化工, 2009, 17(6):17-21+44.
- [3] 陈宪良. 中国能源安全与中俄能源能合作 [J]. 东北亚论坛, 2017(03):59-71.
- [4] 王祖纲, 王克楠, 孙秀娟. 中国石油“走出去”的成功实践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专访中国世界石油理事会国家委员会主任王宜林 [J]. 世界石油工业, 2023(04):1-7.
- [5] 楚海虹. 摘取全球第三大原油期货市场桂冠 [N]. 中国石油报, 2025-4-3(03).
- [6] 郑丹. -1.9%, 进口量变化的历史大势 [J]. 中国石油化工, 2025(05):16-19.

作者简介:

陈家磊 (1984-), 男, 广西柳州人, 皖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 中国近现代史、经济史。

基金项目:

2021 年度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资源外交战略的历史考察 (AHS-KQ2021D215)。